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說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濤

孟子說卷二

宋 張栻 著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蹵然蹵踖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悦曰艴然不悦之色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夫以子路一匹夫事業曾未著於當時而曾西聞其名則蹵然而懼以為已何敢與之班管仲為齊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業如此其著而曾西聞其名則艴然不悅以為何乃比已於是果何意哉此學者

所宜精思力體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於義利之分而已子路在聖門雖未班乎顏閔之列然觀其進德之勇克己之嚴蓋有諸己而充實者其用力於斯道也久矣雖其事業不著於時而其規模固王者之道也至於管晏朝夕之所以處己處人者莫非圖功而計利耳故得君之專行政之久而其事業有限蓋不出於功利之中君子不貴也然則其意味相去豈不如碔砆之於美玉乎學者無慕乎管晏

之功而深求乎子路之心則聖人之門可循而進矣雖然子路嘗以管仲為未仁夫子之言乃若取之何哉子路兼人其進也甚勇其於管仲蓋了然明見其失以為不足道者也而夫子之意則謂觀人之法雖見其失而其可取者亦不可廢也故舉其事功而取之所以涵養子路之恕心也若孟子之答公孫丑則正其本而言之使丑知其方也聖賢答問抑揚自有深意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傳書命者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聞以齊王猶反手之論則益疑而未信故引文武之事以譬之孟子謂文王何可當也謂文王之德之盛為不可及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如太甲沃丁祖乙盤庚皆賢君也而太戊武丁則幾於聖矣賢聖之君相望如此其志氣之所感發德澤之所漸被為如何紂去武丁之没實百十有一載而孟子以為未遠者蓋武丁之澤其流長故耳

故家遺俗之所傳流風善政之所被為未泯沒而又有賢臣以輔之故雖以紂之無道亦在位又三十四祀而後周代之所謂久而後失之者也然以紂有天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興亦可見文王之莫可當矣此論其理勢之然非謂文王有取商之心也齊人有言蓋里諺也理有可取雖里諺之微聖賢亦取之也夫不可為者勢與時也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過千里今齊旣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則齊亦有其民矣地不必求辟也民不必求聚也惟當行仁政而已則其王也孰禦焉蓋自幽王之後王政不復見於天下王者之不作斯民之憔悴皆未有甚於斯時夫其愁苦也深則其思治也切如飢渴者易為飲食也引孔子之言以為證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其感通之速也猶解倒懸云者若言其困之極而望之切也事半於古之人而功則倍勢與時則然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公孫丑以為孟子志在行道若一旦得齊之卿相而道得行焉宜其有以動乎中也丑蓋未知夫君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者我也我四十不動心蓋省察之精而知其至此時而然也丑以為甚難也故謂過孟賁遠矣孟子告之為是亦不難告

子先我而能不動心者葢不動心未足以盡聖賢之藴也雖然不動心則同而所以不動者則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力制其欲專固凝滞而能不動者也其所以異者學者可不深究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寛博亦

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褐寛博匹夫被褐者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公孫丑問不動心有其道否孟子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事言此二子所以不動心之道也北宮黝期於必為者也膚撓者有所動於體也目逃者有所避於目也不膚撓不目逃葢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也其所不欲受於匹夫者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譏刺萬乘之君若刺匹夫無諸侯威嚴之可敬以惡聲至必以惡聲反之是皆必為而無所屈者然但為守其外而猶未及乎守氣也若孟施舍推之以無

懼則愈矣視不勝猶勝則不以勝負累其中也謂量
敵而進慮勝而動是猶以三軍為畏者吾則不能為
必勝能無懼而已此約其在我守氣者也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言其氣象有似乎二子也曾子
明理自克者也孟施舍不競於外故有似焉子夏篤
志力行者也北宮黝之堅強不屈故有似焉二子未
知其勇之所成就彼此之孰賢然孟施舍比之北宮
黝則為守約也於是舉曾子之所謂勇曾子謂閒大

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則雖被褐之匹夫吾亦不得而惴之自反而縮則雖千萬人之敵亦可往蓋直則為壯故也縮訓直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不徇乎外惟自反而求夫理義之所安其所守者約而已約謂義也然則又豈孟施舍守氣者之所可及乎夫子路問強夫子告之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而以強矯為貴申棖有慾則不以剛許之聖人之所謂勇所謂剛蓋如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告子所謂不得於言者言有所不得也謂言不中理不必求於心此特擇言未精耳務擇其言而已若不得於言而求之於心則是自累其心也不得於心者心有所不得也心失其平不必求於氣此特持心未固耳務持其心而已若舍心而求於氣則將見舍本

事未而無以制矣此告子所以不動心之道也孟子則以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斯言可也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可耳蓋其不得於言是其心有所未得者也心之識之也未親則言之有不得固宜此正當反求於心也若強欲擇言而不務求於心是以義為外而不知内外之本一矣以是而曰不動心是乃徒制其心而未嘗明見夫理之所安也然則豈不有弊乎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程子曰心之所存為志蓋志無迹而氣有形志者氣之帥所以帥其氣者也志在於此則氣隨之矣氣者體之充所以充其體者也有其氣則有其體矣志至焉氣次焉言志之所至氣次之而至也然氣志貴於

交相養持其志無暴其氣者所以交相養也持其志所以御氣而無暴其氣者又所以寧其志也公孫丑聞斯言也則疑之謂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宜若只持其志足矣又以無暴其氣為言何也孟子謂志壹固動氣而氣壹亦有時而動志是以貴於交相養也壹與一同一動志則氣亦隨之而動矣然一動氣亦能以動志觀蹶者趨者則可見也夫蹶趨者氣也而心為之臬兀而不安是氣亦能動志也然志動氣為多

而氣動志為寡故程子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雖然自常人不知用力者言之終日之間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也蓋志為物所奪而氣以動氣動而志復為之不寧志不寧而氣益決驟矣君子主敬以為本審其志之所存主持而不失故其氣不亂而又察其氣之所行安馴而無暴故其志不搖中正和平通暢充裕而德業日新焉此交相養之道學者不可以不思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先曰我知言蓋不知言則詖邪淫遁可以亂之而失養氣之理故也公孫丑問浩然之氣則應之曰難言也詳味此語固可以

見孟子之所自得者至矣夫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其氣本相與流通而無閒惟人之私有以害之故自局於形體之閒而失其流通之理雖其自局之而其所為流通者亦未嘗不在也故貴於養之養之而無害則浩然塞乎天地之閒矣其充塞也非自外來氣體固若此也所謂至大至剛以直者以此三者形容氣體也大則無與對剛則不可陷直則無所屈此三者闕一則於氣體為未盡曰至大至剛而曰以直者文

勢然也養之而無有害之者則充塞于天地之間也
在坤爻六二所謂直方大即此所謂至大至剛以直
也塞乎天地之間則易所謂不疑其所行之地也又
曰配義與道配之為言合也自氣而言故可云合道
體也義用也自不知養者言之一身之氣與道義烏
得而合若養成此氣則其用無非義而其體則道也
蓋浩然之氣貫乎體用一乎隱顯而無閒故也無是
餒也言無使是之餒也其不可使之餒者以其集義

所生故也集義者積衆義也蓋得於義則慊慊則氣所以生也積之之久則一息之必存一事之必體衆義輻湊心廣體胖俯仰無怍而浩然之氣充塞矣其生也非自外也集義所以生也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非氣為一物義在外襲取為我有也我固有之也故所行有一毫不足於吾心則缺然而餒餒則息其生理矣然則告子以義為外是不知義之存乎人心也則其養氣豈不有害乎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言養氣之法有事者有所事云也而勿正者無期之之意也心勿忘者勿忘其所事也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

人為加之雖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是二者之間守之為難也此言以必有事為主孟子之所謂有事者其集義乎然學者多知忘之為害而未知助長之為害尤甚也故引宋人揠苗為喻閔其苗之不長猶憂其氣之不充者也揠之以助其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芒芒然曰今日病矣言雖勞如此無益而反有害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謂天下之學者往往墮於助長之病也以集義為無

益而忘之者不芸苗者也不芸苗則苗日瘠矣不集
義則氣日餒矣強作其氣而使之充者揠苗者也拔
苗反以傷其本助長反以害其氣葢私意橫生害乎
天理則其拐然愈甚矣若夫善養氣者則集義而已
無必其成之意也惟其功不舍而亦不迫切故氣得
其養而浩然者可以馴致焉猶夫善養苗者耘耔浸
灌不失其時雨露之滋天時之至其長也葢有不期
然而然者是皆循天理之固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其

道豈不要乎或曰二程先生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者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與義葢相須而成者也故坤六二之直方大君子體之亦本於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也此孔孟之意程子葢得之矣學者所宜深思焉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

孟子知道故知言不知言則詖淫邪遁足以亂之矣夫為詖淫邪遁之說者蓋本亦高明之士惟其所見之差是以流而不自知詖淫邪遁此四者足以盡異端之失矣詖者險辭也淫者放辭也邪者偏戾之辭也遁者展轉而莫知其極也今試徵異端之說可以推類而見若告子杞栁桮棬其詖辭也與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其邪辭也與至於淫遁之說則列禦冦莊周之書具矣夫其所為詖者以其有所蔽而不通

也其所以為淫者以其有所陷溺而蕩也邪者以其
支離而偏也遁者以其有所窮而展轉他出也所以
知其然者以吾不蔽不陷不離不窮故也孟子方論
知言而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蓋中之所存莫揜乎外見乎外者是乃在中者也詖
淫邪遁生於心則施於政者必有害害於政則害於
事矣論知言而及此成已成物無二故也善為說辭
者得所以為辭之道也善言德行者其見於言者乃

其躬行者也其氣味有間矣孔子兼之而孔子自謂於辭命則不能示學者以務本之意也丑謂我於辭命則不能之言以為孟子其聖矣孟子怵然謂孔子猶謂聖吾不能而况於已乎學不厭教不倦是乃聖人所為至誠無息者也夫子雖不居聖而玩其辭義所以聖者亦得而推矣故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子貢之稱仁知與中庸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之辭蓋相表裏互明仁知之體

用也公西華亦嘗聞斯言矣而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不若子貢之言有功用也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此言聖人未易可幾也游夏子張皆聖門之高弟然其所得則各不同子游之藝子夏之文子張之高明皆其所得於一體者也若冉閔顔淵則備聖人之德特未能充盡耳故曰具體而微顔子在三子之中蓋進乎欲化未化之間者其微也抑毫髮之間耳

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

班齊等也

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私也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垤蟻穴也河海之於行潦行潦道傍流潦也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萃聚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丑既聞諸子之淺深於是問孟子以所安何如孟子應之曰姑舍是不敢自方於前賢其氣象溫厚如此復舉伯夷伊尹以問孟子謂其道之不同蓋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夫二子所為若是蓋其氣禀之所明者在是終身從事乎此而有以極其至也至於孔子則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非謂度其可而為之也

蓋無不當其可也伯夷伊尹就其所至而成聖者故皆以古聖人稱之然吾於伯夷伊尹雖未能及而所願學則孔子耳蓋二子雖聖於清聖於任然其所循而入者終未免乎有毫釐之偏從而學焉則其偏將愈甚譬猶射者必志於正鵠舍正鵠而他求則其差將不可勝言矣公孫丑疑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是其不可班孟子對以不獨伯夷伊尹之不可班生民以來未有若夫子也丑於是問其所同而復問其所

異若丑者亦可謂善問矣使二子得君百里之地必將本王道行王政民之歸之也孰禦故皆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然二子正義明道者也寧不得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不忍為也是與夫子同者也至其所以異孟子獨舉宰我有若子貢之所以稱夫子者將使丑深思而自得之也智足以知聖人蓋其所見有以窺聖人之緼智之事也三子者非私阿其所好者也而宰我則以夫子賢於堯舜子貢則以夫子見

禮知政聞樂知德其所損益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將莫之能違有若則以為聖人出乎人之類自生民以來未有盛者夫三子者智足以知聖人而非阿其所好則其為是言也豈苟然乎哉其必有所謂矣今試以賢於堯舜論之堯舜孔子俱生知之聖也語聖則豈有輕重優劣於其間然孔子立教垂範而傳之後世其事業為無窮也或乃謂夫子萬世南面而廟祀以此為非堯舜可及嗟乎此又何加損益於夫

子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分德與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勢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齊桓責包茅於楚會王世子於首止衣

裳之會不以兵車之類是也惟其大國也故其力得以脅諸國而從之不然其能以強人乎若夫以德行仁則是以德而行其仁政至誠惻怛本於其心而形於事為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曰王不待大蓋言無所資於力也觀湯與文王則可以見或以七十里或以百里則其力可知矣然則天下歸之者豈非以德乎蓋以力服人者特以力不贍之故不得已而服之而其中心固莫之服也至於以德服人雖無意於

人之服而人將中心悅而誠服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浹洽充滿盎然服從無一毫勉強之意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感無不通也回視區區勢力欲以服人者不亦陋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徹取也綢繆纏綿也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般大也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而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烏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將不

能以自保而況於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乃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如惡之則當勉於為仁而已如下所云是也孟子言之必以貴德尊士為先者蓋人主有貴德尊士之心則以先王之道為可信儒者之說為可行然後賢者可得而進善言可得而入矣故惟貴德尊士而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以位言能者以職言任賢使能之意也然所謂能者蓋亦忠信而有才者耳

不忠信之人雖有小才猶豺狼之不可邇也而尚可付以職乎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可以因國家閒暇之時明其政刑矣賢能用而政刑明則其於天下孰禦焉故曰雖大國必畏之矣於是舉周公迨天之未陰雨之詩以為證天未陰雨而徹桑土綢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豫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乗理之常然非知道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御變於將來哉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乃於國家閒暇之時般樂怠傲則人孰不啓侮之之心哉故曰是自求禍也以是觀之則夫禍福雖命於天而致之豈不自於人乎詩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武王之德有以配上帝之命永言其配命則有以見其自求多福也書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言天之降災猶可避己自致災其可避乎此又申言禍福自己之意然而一言以蔽之本乎仁與不仁之分而已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程子曰市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此章言欲救當時之弊在乎力行以反當時之失而已當時諸侯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其不用賢能又以其廢先王之法為暴斂之事也若知其然而力行以反之則天下斯歸之矣古之人君於賢則尊之於能則使之故俊傑在位而天下之士聞風而莫不願立於其朝古之民其居業

於市者既有廛稅則不復征其物而其為稅也則有常法不以其居廛而厚也故商賈願藏於其市其為關也禁異服察異言本以譏察而已非為征也故行旅願出於其塗其於田也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不履畝而稅也故農願耕於其野居廛者既有稅矣則夫布與里布不復重征之故民願為之氓戰國之際一切反是而五者皆有不願之意焉是可懼也有能於此革當世之失而取法先王之事則其歸也孰

禦然其要在夫力行之而已故曰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夫天下之心一也吾國之人戴我如父母則鄰國之人聞之亦將父母我矣彼雖欲率其民以攻我而其心既如吾之子弟豈有子弟而肯攻其父母乎天吏云者奉天命以行事者也民之所歸即天所與也有以得民心斯為得天心矣其曰無敵於天下者天下皆為吾子弟也而尚何敵之有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義禮知皆具於其性而其所謂仁者乃愛之理之所存也唯其有是理故其發見為不忍人之心皆有是心然為私欲所蔽則不能推

而達之而失其性之所有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則以其私欲既亡天理純備故能盡其用於事事物物之間也以是心而行是政先王之所以王天下者不越於此而已雖然何以知人皆有是心以其乍見孺子而知之也必曰乍見者方是時非安排作為之所可及而其端發見也怵惕惻隱者悚動於中惻然有隱也方是時非以内交非以要譽非以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

實也此非其所素有者邪若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為私欲蔽其本心矣以惻隱之心人之所固有則夫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亦其所固有也仁義禮知具於性而其端緒之著見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之良心具是四者萬善皆管焉外此則非性之所有妄而已矣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别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

互為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原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知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謂其君不能是賊其君之良心者也言不忍人之心而遂及於不忍人之政言四端之在人不可自謂不能而遂及於不可謂其君之不能蓋成已成物一致也又曰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謂既知人皆有是四者皆當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蓋無窮也充夫惻隱之端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夫羞惡之端而至於義不可勝用充夫辭讓之端而至於禮無所不備充夫是非之端而至於知無所不知然皆其理之具於性者而非外為之也雖然四端管乎萬善而仁則貫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為仁之要也學者欲皆擴而充之請以克己為先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矢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

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於不仁爲忌忮爲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有霄壤之異可不畏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謂居里以親仁爲美而吾所以自處者不能擇而處仁是不智也孟子從而發明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尊爵言其至善爲可尊貴也安宅言其所止爲甚安固也擇術而自處於不仁其不智

甚矣不仁不智則悖理而害於事無禮無義矣若是者為人役者也葢既失其所謂尊爵安宅者則斯自取於辱矣人之為人役也雖有恥之之心然其擇術自取於此而何可免乎若有恥之之心則當易其操術為仁可也為仁者亦反求之已而已故以射為喻今夫射者在已毫釐之未正則其發也有尺尋之差故必先正其已正已矣而其發猶有未中焉不怨他人也益求吾所未至而已為仁者何以異於是此章

雖為當時諸侯而發而實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深體之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季路人告以有過則喜蓋人之質不能無偏偏則為過過而不知省省而不知改焉則其偏滋甚而過亦

不可勝言矣故君子貴於強矯貴於勿憚改然而猶患在己有所蔽而不能以盡察故樂聞他人之箴己過在己而得他人指之是助吾之所未及也雖然此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之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以從人之善季路用力於克己不忮不求其功深矣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無驕吝之私循理而事天者也至於禹聞善言則拜則其道弘矣禹聖人也纖毫之過殆將不萌於中其於人

之善言也蓋其胷中之所素有而固樂夫從天下之善也故聞善言則拜非樂天者能之乎至於舜則所謂甚盛無以加矣論大舜之所以大獨曰善與人同而已所謂善與人同者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夫善者天下之公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必曰舍己者蓋有己則不能以大同乎物故爾樂取諸人以為善蓋通天下惟善之同而無在己在人之異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是道焉聖人則能取諸人而盡諸已耳故又從而明之曰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也取諸人者是與人同為善也此舜之所以為大而無以加與天為一者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

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不已其清柳下惠不已其和伯夷惡惡之心是仁者之能惡也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方是時諸侯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以其人不可與處則不受蓋惟恐其有害於已之
道也故曰不屑就謂不輕就也柳下惠不以事汙君
為羞不以居下位為卑其進也不自隱其賢而必以
其道其退也則遺佚阨窮而無所怨憫由由然與之
偕而不自失由由者和而不流之意援而止之則止
其心庶幾乎道之可行時之可為也故曰不屑去謂
不輕去也然而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輕就耳下惠非

不去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下惠為士師蓋嘗三黜是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下惠果茍容而居位者乎此其就清和之中處之而盡其道然而於是二端終有所未化故其意味有所偏重而未免乎流弊也故夫思與鄉人處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隘者乎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而不以為浼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不恭者乎其端蓋

毫釐之間從而由之則其弊有甚故其所為隘與不恭者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所謂天時者用兵乘機得其時也地利者得其形勢也人和者上下一心而協同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然則果何所恃哉以吾得道而多助故耳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

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皆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咈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是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然則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得人心為急乎雖然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邪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

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則舉其本而明之有其本而後法制不為虛器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問疾且以醫來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聖賢之舉措皆有精義存焉衆人未易識也故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其不知者則以為為肉其知者則以為為無禮而皆非孔子之意孟子之不朝王而出弔其不知者幾何其不以為要君其知者則亦以為

太甚矣自公孫丑孟仲子以門人近屬朝夕相親而猶不克知也則又何怪於景丑氏乎乃若孟子之所處蓋精微矣且孟子將朝王是固欲朝王也及王使人來告謂欲就見而以疾不果則遂不往何哉蓋王本不欲見孟子而故為之辭以要之此私意之所生也孟子方欲消其邪志引以當道其可徇其私意之所為乎於是以疾辭而不往方欲朝王聞王之言若此而不往惟義所適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正欲王

知其以疾辭而深惟其故此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公孫丑不知以為太甚也孟子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其辭氣亦從容不迫矣若其深意則欲丑自思而得之王亦未識孟子之意則使人問疾醫來而孟子既出孟仲子懼王以為傲也則詭辭而對曰孟子之出固將朝矣孟仲子此言之發蓋不知孟子之心而徇私情之細矣使孟仲子而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昨日疾今日愈而出弔矣則豈不正

大矣乎而為是紛紛也孟仲子既為是言則要於路以告欲孟子遂朝王以實夫對使人之辭孟子不得已而宿於景丑氏蓋仲子既以是對則其宿於景丑氏也意者不得已明日而往見於王乎景子聞孟子之所以處者則以為不敬於王也孟子為言敬王之義以為若以僕僕然惟命之共而謂之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敬君者尊之而不敢慢也若心知仁義為貴而謂其君不足以言仁義其為慢而誣之孰甚焉

孟子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望宣王以堯舜之事非
堯舜之道則不敢陳也然則其敬王孰大於此或曰
孟子謂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不亦處已太不讓乎蓋
不直則道不見云然者所以明敬王之義也景子引
孔子不俟駕之事以告謂已以爲不敬者爲是故也
孟子則曰豈謂是歟謂不俟駕之意非若景子之說
也孟子蓋嘗言之矣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
之故不俟駕也於是舉曾子之言曾子非以仁義與

彼較重輕也葢世衰道微競於勢利君以此驕士而士亦不知自重趨慕服役之不暇不知仁義在躬何所慕乎外故曰吾何慊乎哉有所慊則有所望於人有所望於人則為富貴之所屈若無所慊則無所求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乎故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言天下之所通尊也朝廷尚爵則貴賤有等而乖爭陵犯息矣鄉黨有齒則長幼以序而暴慢屏矣夫爵施於朝廷者也齒用於

鄉黨者也至於德又通上下所當尊者德之所以為可尊以其輔世長民所賴故也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不召云者非惟不敢召亦不可召也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則信任不篤豈能輔之以有為乎學焉而後臣者以學為先而未敢遽臣之也惟其學焉則同德協志謀無二慮而事無不成矣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此為國之大患蓋長傲自居德日喪而不自知也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王霸之

分固不相侔然其為學焉而後臣之則一也孟子此章於公孫丑孟仲子則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焉至於景子則陳義委曲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明此義而有以啓悟於宣王之心孟子於宣王庶幾有望焉雖然孟子初不可召而後復為卿於齊何也蓋使宣王而能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孟子得以行其道是其所望也而莫之能焉為卿而留於齊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聖賢仰

縮變化皆有深旨學者所宜盡心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其價兼倍故謂之兼金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凡人所以遲回於辭受之際者以為外物所動故也蓋於其所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為物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為泰亦曰義當然爾若於義也無居則雖簞食豆羹不可取也簞食豆羹之與天下其大小固有間矣物則有大小而義於

所在則一也惟孟子此章言辭受之義可謂明矣在前日則不受在今日則受義之所在而已予將有遠行而辭曰餽贐予有戒心而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是其餽也有名而受之也有義矣若於齊則未有處也未有處者於義無所居也於義無所居徒然受之可乎夫義存則為義也義之不存則是貨之而已君子豈可以貨而取之乎取之云者猶曰以此得之云爾孟子此章學者玩之非特可以知辭受之義而亦

可以知所以與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牧地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

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人君有民與其臣共司牧之是當以保民為已任耳
戰國之君臣莫知其任也故孟子以此問於距心焉
夫持戟之士率其伍以戰若有失亡則以不職而去
之矣今分任牧民之責而不存心於民平時不為備
預安集之計凶年饑歲使之轉死流散坐視而不能
救其所失比之失伍者不已多乎距心以為已大夫
也有不得專以為此君與大臣之責耳孟子以求牧

與芻為譬謂既已受其民固當思所以救之者告於君與大臣而行之則為不負其任若告之而不聽則又豈可虛居其位乎今居其位坐視民之死而莫能救其義何居距心聞斯言也有動於中而知其罪孟子既有以感發距心矣而又舉距心之所以感發者以告於王而王亦有動焉然宣王雖有感於是言而發政施仁之實則莫之聞也故范氏以為此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孔子亦末如之何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所居之時雖同而所處之地有異則其進退語黙各有攸當不可得而齊也蚳鼃之在靈丘其職未可以

言也而請士師庶幾乎欲有補於君也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闕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為淹久而欲其言蚳鼃於是諫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為臣之義矣齊人以為孟子所以為蚳鼃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曷不諫乎若諫而不聽則盍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則異乎此矣

居賔師之地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冝也然卒致為臣而歸何也蓋其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之悟也則有不得已焉者而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之亦可謂從容矣蓋進退久速無非義之所存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齊之嬖人也出弔於滕乃邦交之常事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王驩則行之者也孟子往反齊滕之路亦不與言行事公孫丑固知孟子於驩難與言也獨疑行事之間豈無當言者蓋未知孟子深

得夫遠小人不惡而嚴之道耳禮文制數旣有司之事孟子者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於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有以處之矣觀驩於孟子蓋亦知所敬畏者故朝暮見而不敢以失禮驩之為人亦克勝其職者故曰夫旣或治之子何言哉使其不克治則孟子不免有言也其有言也將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旣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也玩此辭氣不亦正大而

謹嚴乎君子待小人之道於斯可見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恔快也

緣人之情不忍於其親故於其終而藏也必為之深長之思焉先王制禮本乎人心者也故重累之數牆翣之飾凡涉乎禮文度數者莫不有貴賤等威之不侔至於棺椁之厚薄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二制蓋其所為親身者莫切乎此雖位有貴賤而人子之心所以愛其親則同也是豈為觀美哉其中心所以自盡者如此有不得自盡則中心有所不恱焉蓋欲使比及其化而土不至於親膚而後庶幾無所恨也故

不得則不可以為悅而無財則不可以為悅其不得者特以無財之故耳力可為之而不為是以天下儉其親也孝子之心其忍於是乎雖然墨子之薄葬固賊夫良心而後世厚葬之過其失均也蓋曰盡於人心則不可以有加也過是而有加焉則亦非天理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仕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孟子論堯舜授受之際一以天言之蓋非堯得授舜以天下也亦非舜得受堯之天下也天與之而已聖人與天合德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有一毫人為與於其間也子噲蓋聞堯舜之事而不勝愛子之之私故假此事而以國授焉是其授也子噲之私意非天意也而子之之受之也亦固利其國耳又豈天意乎哉故孟子荅沈同之問以為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從而引喻以告之如沈同之祿爵王命之也沈同不告王而以祿爵與人其受之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其不可也明矣繼先王之世以有國而以私意相授受其可乎此燕所為有可伐之罪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所謂天吏者其德有以當天心故天命之以討有罪湯武是也故天吏之得討罪與士師之得殺人同命士師者君也而命天吏者天也何從而知天命之人之所歸天之所命也燕雖有可伐之罪然齊不得而伐之者齊非天吏故也何以知齊非天吏乎以齊君所為與夫人心而知之也有人於此罪雖可殺然行

道之人不得而殺之也惟士師當其任則得以殺之矣蓋亦非士師得專之也君所命也天吏之討有罪亦天所命云爾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孟子對之曰可言燕有可伐之罪也使沈同而問齊可伐燕與則孟子固將言齊未可以伐之理矣問荅抑揚次第固當爾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甚矣小人之為人害也燕人畔而齊王以為甚慚於孟子使其即是心而知悔其庻矣乎而陳賈遽曰王無患焉遂引周公之事以為周公且有過而况於我其辭婉而巧使王聞是言也將頓忘其慚悔之心而復起其驕怠之意甚矣小人之為人害也聽言者可不察與周公之事孟子答之可謂辭簡而理盡矣賈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則應之曰不知也賈曰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則應之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斯兩言也而周公之心若揭日月矣蓋周公之心帝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心也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若逆料其將畔而遂廢之則誠何心哉以其可立而立之蓋兄弟親愛之至情而天理之大公也又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孟子既答賈周公問矣而知賈之意蓋為齊王文其過設也則又為言古人改過之道古之君子有過則改之改之則其

過亡矣以日月之食為喻言其不自蔽也故人見其過而仰其更今之君子則不然有過則順之順之云者隨順其過而不更也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為之辭則是蔽護文飾於過之中又生過焉私意横流有不可極者矣若陳賈者為其君為辭者也其蠧君心也不亦甚乎嗟乎是豈特在上之君子當深復乎此士之持身改過為大若夫因循怠忽一有順之之意當深察而力克之況可為之辭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

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斷高壟而斷者也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為卿於齊庶幾乎道之行也道不得行則致為臣而歸於其歸也王猶有眷眷之意而欲繼此以見焉見王有善意也則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其進退伸縮何常一於義而已而王與時子謀欲養弟子以

萬鍾是王之意徒欲祿夫孟子而非為道也此豈孟子之心哉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謂使我而欲富則曷辭乎齊卿惟子之心非欲富也而所以待我者則乖本旨矣門人猶未解此或以為異且疑者孟子告之之意以為不用已則已矣而又欲養子弟以卿之祿則是王之處已也以利而非為道之故吾之受之亦利之而已苟以利則何異於龍斷之夫乎人孰不欲富貴此言人情之常也謂

聖賢獨不欲則豈人情乎聖賢固欲道之行也而動必以義義所不安則處貧賤而終身可也其可以利誘乎嗟乎義利之幾君子之所深謹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後世為人臣者不明斯義故為之君者謂利祿之果可以得士而士之所以求於我者亦不過乎此於是而有輕士自驕之心正猶征商之法因龍斷之夫而立耳夫惟君子守義而不苟就所以明為人臣之義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葢繆公尊信子思惟恐其不安於魯不敢謂已能留子思而每

與賢者共安之是則進退屈伸在子思而已若夫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蓋繆公尊信之有所未篤必待於知已者左右之於公所則進退屈伸不幾於在人乎然則泄柳申詳之於子思其相去蓋有間矣孟子之去齊既宿於晝矣而有欲為王留行者是留行之意非出於王之悔悟而獨出於或者之私情孟子不應隱几而卧使之默喻其非而猶未之悟也則引子思與泄柳申詳之事以告之其

意以為必待他人之言而留則君心信之不篤亦無由而可伸道矣孟子與子思之所以自處者其道一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怒色形見之狀）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詳味孟子荅高子之辭可謂溫厚而不迫矣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

已也何其温厚而不廹與試紬繹而思之孟子千里而欲見王之心其果何為乎葢孟子既常以道自任則其出也有不可以已者閘齊王之或可以告語也則不憚千里而見之故曰是子所欲也而卒不遇以去者豈其所望哉葢有不得已焉者三宿出晝而心猶以為速庶幾乎王之改則道之猶可行也及夫出晝而王莫追也則浩然有歸志而猶曰吾雖然豈舍王哉葢齊王在當時庶幾可與為善者故曰王猶足

用為善歷攷宣王之為人猶為不敢以飾詐者故其
未能領孟子之意也則曰吾惛不能進於是問以好
樂則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
之樂耳好貨好色好勇自以為疾言之而不諱其質
雖鈍而不敏然與夫飾非矯情以自欺者異矣故孟
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將天下之
民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施設次第
固有條理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有望於王

之改之也王一改悟而孟子之道可行齊民可安齊民安而天下之民將舉安矣其序固爾也又曰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拳不已者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學者所宜反復詳味之若夫諫而不用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則是私意之所發其諫也固無未言之憾而其去也又豈復有忠厚之氣此眞小丈夫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充虞蓋亦察孟子顔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也而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

豫色然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疑辭也謂此亦一時彼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興其尤闊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間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其久曠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孰與爲之者則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憂由後所

言在君子夫何憂夫何疑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而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反復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

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謂千里見王是予所欲及其去也則三宿出晝猶以為速今答公孫丑之問則謂初見王則退而有去志故不受其禄繼而有師旅之命而不敢以遽引久於齊非我志也何哉蓋孟子雖庶幾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兹聖賢之所以為至也以公孫丑之辭攷之則是孟子雖嘗為卿於齊而未嘗食卿之禄特其繼廩繼粟則

受之耳一見而有去志則察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庶幾足用為善則又以其質亦有可取也不然孟子在當時即引去矣何待夫久哉不欲變云者存欲去之意而不欲變故不受其禄以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久於齊非我志也然則心欲去而迹則留聖賢有是哉蓋謂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故為之淹久不然孟子豈徒為茍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其然也

孟子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說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濤

孟子說卷三

宋 張栻 著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攻疾憒動之狀

性善之論蓋本於此以文義攷之實門人記録以為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也孟子所以道性善者蓋性難言也其淵源純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謂善者蓋以其仁義禮知之所存由是而發無人欲之私亂之則無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人之有不善皆其血氣之所為非性故也以其皆有是性故

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者能盡其性而已滕世子聞是言自楚反復見孟子蓋雖有動乎中而未免乎疑也孟子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天下無二道也因舉成覸與顔淵公明儀之語使之知古今之無間聖愚之本同人人可以勉而進也滕國雖小猶可以爲善國亦在夫爲之而已孟子所謂瞑眩之藥者欲使之舍其舊習遠法堯舜也人唯自棄以堯舜爲不可及是以安其故常終身不克進猶不知已之性即堯舜

之性而其不能如堯舜者非不能也不爲耳故顔子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誠萬世之凖則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甞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甞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疏衰也）之服飦粥之食（飦粥糜粥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

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帝之欲薄其喪固爲有戾於公理而景帝孝愛不篤遂廢先王之法滅人子之性流及後世以萬乘之尊居兆民之上而率天下以

薄不亦悲夫然攷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至景帝始顯然從易月之制而不疑蓋亦傳習之久不以爲大變也嗟乎三年之喪人子至情而聖人制之以天理者也故孟子答世子之問皆切其良心以告之世子聞孟子之言於宋而於心終不忘蓋

禮義本人心之所同然孟子之言有以感其所同然者也至於遭大變故於心有所不安而遣然友以問焉世子之資亦有可取矣孟子告之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夫人子之於親喪其至情深痛孰爲而然哉其哭泣衰麻之節祭祀之禮凡以自盡而已茍惟知所以自盡則蓋有不待勉而行者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後謂之孝所謂禮者蓋不可以不勉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至於

庶人此所謂禮也然友反命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父兄百官亦豈獨非人子哉唯夫狃於故常安於逸欲而亡其天性至此故以爲吾先君莫之行而不可以反噫天下之事唯當其理而已矣前人偶未及此而後人幸而知之乃遂以爲前之所未及者爲不可反則是其失將相尋於無窮而後已耳不知後之人一旦能改以從是則非惟其事自此而正而亦得以蓋其既往之失是前人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喪祭從先祖謂先王之時喪

祭而言也先王之時喪祭皆有定制懼後世有所更張而荒墜也則曰喪祭從先祖且魯之先祖周公魯公也滕之先祖武王之庶弟叔繡也在當時所行皆先王三年之喪也若用喪祭從先祖之說則盍不反其舊乎後人既已廢其先祖之禮而來者方循已廢之失乃曰吾從先祖而已何其不之思乎大抵心安於放肆故以反古復禮為難而不知克其私意求之吾心夫何遠之有世子雖有好善之心而見理未明自信不篤故

猶惑於父兄百官之浮議而復遣然友以問焉其病亦在於他日未嘗學問之故也孟子以謂不可以他求者盖以為父兄百官之不欲亦在我有以率之而已矣於是引孔子之言以告之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吾有以先之故爾此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是在世子斯言欲世子立志為本而無事乎外也世子聞斯言也而曰是誠在我此志一立而人莫能移矣世子之志立而喪紀明其感化已有

可見者故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皆以為可而謂之為知夫百官族人何前日以為非而今日以為知蓋均是人也吾有是心彼亦有是心也吾有以先之則彼將從而感動矣非特百官族人四方之來觀者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莫不大悅蓋天下之心一而已嗟乎自漢景以來易月之制柰為國論而不可改堯舜三王之事則棄之不遵而文景之繆則襲之無疑以晉武帝之慨然欲復其舊而沮其議者當時所謂名儒杜

預輩也而魏孝文周武帝乃能申其事情而其品節居多可憾此爲國之大經人倫之大節孰謂更歷世英明之主而獨不能乎良由父兄百官用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之論與夫喪祭從先祖之説有以沮之也嗟乎盍不深復於孟氏是在世子之言乎其亦無能以此啓告者乎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絞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張横渠曰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

裒分之數取什一之數楊龜山曰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

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大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首告之以民事不可緩也斯一言真有國之寶幾於一言而可以興邦者也周公七月之詩其所爲諄諄懇懇如此者凡以民事之不可緩故爾所謂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之語蓋言農隙之時汲汲然治其屋廬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之故也下所言與告梁惠王者同蓋其理之深切者也賢君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者蓋恭儉則自奉養以節禮下則不敢以勢陵民而又取民以制什一之法所謂制也過乎此則爲桀之道而不及乎此則爲貉之道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者蓋欲爲富則惟富之徇雖有害於人不顧卹也故必不仁爲仁則以愛人存心其肯以富已爲事乎天理人欲之不兩立也言之可取雖陽虎亦不廢雖不以言取人而亦不以人廢言聖賢之公心也夏商周之法或以五十或以七十或以百畝而皆以什

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是皆什一也徹之爲言徹耕而通計之也助之爲言借民之力助公上以耕也夏后氏之貢雖亦取其什之一而未免有弊者蓋校數歲之中而立之常制故也惟助法爲精密使民出其力以治上之公田上之人收公田之入而已其多寡視歲之登凶與民同其豐歉也然而夏后之時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也春秋戰國之際用夏之貢法而暴

君汙吏虐賦於民故使民至於終歲勤動而無以養其父母見民之無以自養也則又稱貸之名以爲惠而實取其倍稱之息以自益使老弱轉死溝壑而後已蓋先王之制本以仁民而後之所爲祇以爲富也成周之法蓋壞於春秋戰國之際然畧有存者如世祿是也而井田之制則壞也久矣助法周人亦兼用之於野故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惟助爲有公田以見周之亦有助也夫上與民同其豐歉而民樂

共其上之事故民之情欲先雨乎公田以及乎吾之私可見民之親愛其上矣助法之行固有以養民之良心也民既有以自養則庠序學校之教可行焉三代之學曰校曰庠曰序名雖不同而所以為學則一庠言其養養其材也校言其教教以道也序言其射射考德也其所以學者何也明人倫也人之大倫天之所敘而人性所有也人惟不能明其理故不盡其分以至於傷恩害義而淪胥其常性聖人有憂焉為

之學以敎之使之明夫君臣之有義父子之有親夫婦之有别長幼之有序求以盡其分而無失其性故人倫明於上而小民亦篤於孝愛親其君上而不可解此三代風化之所爲美也後有王者起不取法於是而何求乎蓋三代之治實萬世王者之師也此中庸所謂王天下有三重焉之意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邦雖舊而天命之眷顧則新蓋德之流行有以格於天心也然則滕國雖小所以新之者豈不在

文公乎惟力行王政斯可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其土地而界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至哉井田之爲法也聖人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者其有大於井田矣乎井田之法以經土地爲本經云者經理之使其分界明辨也經界正則井地可均井地均則穀祿可平自公卿以

至於士各有常禄自匹夫匹婦各有常產而鰥寡孤獨亦各有所養自五人為伍而伍之而兵可寓也自五家為比而比之而民可睦也鄉庠黨塾春誦夏絃而教化可行焉賢能可興焉為治有要如綱舉而萬目張者其惟井田矣乎暴君汙吏其用之也無度故其取之也無極乃始慢其經界蓋以經界之法明則無以肆其虐取之計不得不遂廢之也當孟子之時其廢也蓋久矣滕文公慨然有意於治而使畢戰問

及乎此宜孟子樂聞而深勉之也孟子欲以正經界為先蓋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一國之間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其大要在於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惟夫為君子者虐取而無制為小人者畔散而不屬此井田之法所以壞而周之所為末世也於是稽先王之制而酌之使之坦然而易行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野謂郊外九一而助私其九而助其一也國中謂近郭之地使自賦使私其九而賦其一也二者皆什一也民受田百畆卿大夫各賦圭田五十畆民之有餘夫者又授之二十五畆此其謂公平均一輕重有倫者也民有常産則有恒心死徙不出其鄉鄉田同井其出入相友也守望相助也疾病相扶持也其所爲親睦若此者蓋先王井田之制有以養其良心故也方里爲一井井九百畆八家受八百畆其中

百畝則為公田八家各私其所受之百畝而同養公田先治公田而後及其私蓋其尊君愛上之心亦由是而生焉曰此所以別野人也言此為治野人之事也孟子既言其大略矣而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蓋立制定法大綱既舉而其纖悉條理要使精密無餘憾而後可行也或曰人皆知商鞅相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今以孟子之言攷之則井田之廢也久矣蓋孟子之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汙吏雖去其籍而猶不敢易其

名也使其名存有王者起紬繹而求之庶可復也至商鞅乃始蕩然一泯其迹而開阡陌併與名亡之矣是鞅之罪可勝誅哉雖然秦以虐亡而漢繼之以高祖之英傑使有王佐之臣導之以正學當是時攷論王政而求復焉則其迹猶可尋也一失不返寥寥千有餘載先王之制幾與韶濩大武之音寂而不傳天下之法日趨於弊間有善治終不滿人意是以先覺之士往往以復古為心然論者以為其廢也久則其

復也難非惟人情事理有所不協而幅員之廣山川險夷之不侔槩以一法且將多所不可行然則是終不可復歟是斯民終無復見三代之盛歟嗟乎世有今古而理之所在不可易也有聖君賢相起焉本先王所以仁民者竭其心思揆以天道協於時義而損益之其公平均一之道葢有可得而求者矣夫豈有世異而事殊膠而不可行之患哉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以毳織之或曰草衣也捆屨捆猶叩椓也叩椓使屨堅也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厲病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

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釡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舍止也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盛行於時從之者數十人以滕文公之賢一入其語惑而不可解陳相師周公仲尼之道一旦盡棄其學以從之其所以能動人者果何故哉蓋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逺慕古初而燭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爲後世傳習之謬則從而祖述之以謂農者天下之本善爲治者必使斯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爲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

說若高而有以惑於人者也樊遲請學稼微夫子救
之蓋亦幾陷於此矣嗟乎帝王之道如長江大逵無
往而不達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異端之說如斷港
荒蹊卒歸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愚每
讀至此章未嘗不爲滕文公惜之夫文公一聞孟子
性善之論而不忘於心聞喪紀之隆而知是誠在我
以至於問爲國講井地而使遠方之人或執耒耜以
願爲之氓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

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曰文公與之處則知文公蓋親而信之矣文公雖嚮省於孟子之論而初未有得於中也惟其未有得於中故他人得而移之原文公之惑許行蓋亦志於爲治者惟其燭理不明而不自知其非也許行之論以謂賢者當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以有倉廩府庫爲厲民以自養孟子因陳相之論而明辨之非特以祛陳相之惑抑庶幾文公聞之而有以悟其失耳則問之以必

種粟而後食乎則應之曰然問之以必織布而後衣乎猶有以適也曰許子衣褐問之以冠乎曰冠問之以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又問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而其說固窮矣蓋許子豈但食粟而已乎其不可無衣冠明矣許子之衣冠獨不資諸人乎則又就其食粟而問之許子之粟亦必種而後可成炊而後可食也則其種與炊之具又豈得不資諸人乎以粟易械器不為厲陶冶而以械器易粟者豈得為厲農

夫乎葢百工各以其事而通有無者天下之常也許子若但欲專以種粟為事則何不陶冶以自治其具使凡所以為粟者皆取足於已之家而用之而至於紛紛交易又何其煩與至此理之不可行者不復更可遷就故陳相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而其情無所遁矣於是明義以喻之曰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夫以百工之事猶不可耕且為則治天下之不可以耕且為亦明矣至此而許行之說將安所措

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敷施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瀹濟漯瀹亦疏治之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排而下之也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

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

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鴃舌聲如鴃博勞也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

膺（膺當而却之也）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蓰五倍也）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於是又從而推明之大人者治其大人之事於上而小民者則共其小民之事於下在上者勞心以治人而在下者聽治於人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則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説則昧夫理之所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暱私情以害正體卒歸於不可行且以一人之身固資於百工之所爲而必欲一一以爲之則是驅天下於一路而已其可行哉於是舉

堯舜之事以見帝王之治天下者蓋如此洪水之爲患自上古以來民巢居穴處至堯之時猶未可平也堯既居治人之任故獨以是爲憂憂之如何舉舜以治之而已舜與堯同其憂則舉益以治山澤舉禹以治水舉稷以播種而已逮夫禽獸逃匿中國可耕五穀熟而人賴以養則堯舜之所以憂民者庶幾可以少寛矣而未艾也蓋以謂天降衷於民而人之有道所以異乎庶物者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也方洪水未平禽獸未遠粒食未播斯民方皇皇然昏墊憔悴以圖其生固有不暇議者今斯民既得以飽食煖衣而逸居於此時而不有以教則安於欲而不知義是將與禽獸奚以遠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其忍坐視斯民失其常性以為庶物之歸哉宜以為深憂也憂之如何舉契以教之而已於父子則有親於君臣則有義於夫婦則有別於長幼則有序於朋友則有信此理本具於

民之性非契有以與之契獨開導之使自得其所有者而已故堯之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勞來言撫循之也匡直言正救之也輔翼言扶持之也所以勞來匡直輔翼之者曲盡其道至其自得之則繫乎民焉則又於其間舉其有德者以爲之表凡此皆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至誠無息天之道也故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葢以未得其人則民有未被吾之

澤故爾前稱禹益稷契而此獨言禹臯陶若龜山楊氏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命臯陶以蠻夷猾夏是其責也臯陶雖不可無禹而禹不可以無臯陶故傳位之際禹獨推之而子夏亦謂舜選衆而舉臯陶也夫聖人為天下計蓋如此豈比農夫但為百畝之慮邪則為之推明大小之分以為分之以財謂之惠可耳至於敎人以善則宏矣以人

皆可以爲善以善告之故謂之忠至於爲天下得人則足以成天地生物之功如是而後可以當仁之名也以天下與人比夫爲天下得人則猶爲易何也蓋堯舜未嘗有居天下之意也以天下與人於堯舜何有哉而其所以爲難者所付未得其人則非天意耳故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者謂堯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法則於天是以民無能名也君哉舜

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謂舜誠兆民之主也有天下而已不與焉故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玩孟子所言則堯舜之用心者可知矣以是觀之則夫許行之私意小惠直井蛙夏蟲之見耳既闢許行之說則又從而救陳相學之之失蓋諸夏者聖帝明王之道中正和平禮義之所宗也夷狄者背禮而棄義者也春秋之法以諸夏而由夷狄之爲則夷狄之以夷狄而知禮義之慕則進之

俾萬世爲治論學者兢兢焉率循其則以自免於夷狄禽獸之歸也若夫異端之說溺於所偏以賊夫禮義之正則是淪於夷而不自知者也孟子論許行目之爲鴂舌之類至舉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之語而不以爲過者爲是故也夫許行自楚之滕則固楚人也而陳良亦楚産也孟子於許行則以爲戎狄而夷之於陳良則以爲豪傑之士然則孟子之夷其人豈以土地乎哉以陳良所學者周公仲尼之道而許

行之說入於夷狄之歸故也以孟子之言觀之若陳良者雖未知其所得於聖道何如要其篤信不回能自拔於流俗風靡之中者陳相不能守陳良之學而自變於夷狄故謂之不善變然則陳相雖學乎陳良未有以得乎良也使相而果有所見則謂水必寒火必熱孰得而變之哉故舉孔子之門人以告之孔子沒門人執其喪者三年比及其去相嚮而哭至於失聲此豈可強爲乎是必有不可解於心者矣門人既

歸而子貢獨留築室於場又三年然後歸此復何爲乎是必有所從事者而非他人所得而與者矣子夏子游子張蓋亦聖門之高弟而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蓋有若在聖門年最髙長亦德成行尊者曰似孔子者其氣象有似乎聖人也曾子獨不可者曾子有見於聖人卓然不可及者故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言夫子之道其爲不可幾及如是之明且著蓋其所得者深也今陳相乃輕背

陳良之學以胥爲夷下喬木而入幽谷舍高明而趨卑闇是未嘗有得於良也明矣陳相聞斯言猶未之省也率言許行之說以謂使其說行其效可使天下反於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齊也嗟乎豈有是理哉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横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賊

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之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兩言也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説并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偽者也強使巨者細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爲偽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

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嘬共食之也）其顙有泚（其顙汗出泚泚然也）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虆梩盛土之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悵然也）爲閒曰命之矣

仁莫大於愛親其達之天下皆是心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別焉此仁義之道相爲用者也若夫

愛無差等則是無義也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為本之一者故也故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於此章夷子欲見孟子孟子以病辭而夷子不來他日又欲求見孟子初無拒之之意也然夷子既欲見則當亟來耳而徒使徐子往來於其間是夷子欲見之意葢遲疑也孟子以為不直則道不見故示其端使徐子言之獨舉其治喪者誰獨無父母之心哉故於此至親至切處感發之

也謂墨家治喪以薄欲以易天下之俗是貴夫薄也若使夷子而厚葬其親則以其所賤事親矣其必不然夷子聞斯言蓋難荅也故獨攻儒者之道以為儒者謂若保赤子若云者則視他人與巳子固有殊矣以巳所見則初無等差特施由親始言自近者始耳孟子固巳洞見其邪說之所在以謂夷子之意亦有所取而云然其所取者謂夫赤子匍匐將入井方是時人之救之不分於凡之子與鄰之子也蓋赤子無

罪而就死地故雖他人之子人之見之者亦必惻隱而亟救之乃獨舉其重者而遂謂其愛與凡之子等不亦惑乎然雖欲強同之亦固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故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凡天生物莫非一本蓋自父母而推之等差由是而著焉所謂一本也若愛他人與其親等則是本有二矣於是爲之言古人葬其親之道蓋上世雖未有棺椁之制而人心之不忍乎其親者固已具矣故見其委溝壑而

爲蟲獸食也則其痛愧之情泚然發見於顙有不可自已者睨而弗視非弗視也不忍視也曰夫泚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言無所爲而其泚自見此發於良心而達於面目不可以没者也孟子每於節會之處必提其綱以告人類如此惟其泚之不可以已也故從而掩之其掩之誠是也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椁之度亦本諸人心而已本諸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其道蓋如此是蓋使知一本之所

在也夷子雖溺於邪說然其秉彛不容遂殄聞孟子斯言憮然莫知所對而曰命之矣猶曰孟子有以命我矣而其陷溺之深終無以自拔異說之溺人可不畏哉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横揜之也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乗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

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見諸侯者正以不如是則

爲枉其道而無以行故也陳代不知此比之枉尺而

直尋意謂枉已之事小而王霸之業則大故也此蓋

自春秋以來一時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説而

有是言也孟子首舉虞人終舉王良之事以告之意

義可謂備矣招虞人當以皮冠而景公招之以旌虞
人守其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夫使虞人而
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爲見利而忘其義矣然
自常人觀之則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事不知
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茍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
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
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
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夫非其招猶

不可往而況於不待其招而往者乎謂枉尺而欲以直尋者以利言也既以利言則何所不可將枉尋而直尺亦可為矣則又舉王良之事以明之古者射與御相須而成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破謂射者由其度而中節也今王良之御嬖奚也為之範則不能由之而中為之詭遇則有獲焉此王良之所羞也故以為不貫與小人乘而辭焉詭遇之獲御者且羞之借使所獲如

丘陵亦將不就而況於君子而肯枉道以覬其得乎故曰枉巳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夫君子之所以能直人者爲其巳之直也巳先枉矣如直人何嗟乎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惟居敬者爲能審其幾微不然鮮不失矣曰比而獲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擺闔搖撼而遂以爲大丈夫其說固爲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彌違

爲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爲以進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乎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惟君子爲能反躬而求之故豁然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必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平直行

所無事所謂行大道也得志與民由之與之共由乎此也不得志獨行其道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行於已也富貴不能淫不能淫此也貧賤不能移不能移此也威武不能屈不能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然則景春之見豈不陋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

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

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霄蓋有疑於孟子見其歷聘於諸侯而不倦疑其欲仕也而未嘗有所就焉則又疑若不欲仕者故從而問焉孟子以為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皇云者求而不得之意古者臣執質以見君士之出疆必載其質以行是亦未嘗

忘夫見君也而公明儀又以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以是三者觀之則古之人豈不欲仕乎周朋友弔焉以是三者觀之則古之人豈不欲仕乎周霄疑三月無君而弔爲急孟子則以爲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諸侯之失國家則無以祭士之失位無田以爲粢盛而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焉則亦無以祭也是則可弔矣蓋古人於祭祀爲甚重諸侯必親率耕夫人必親蠶爲士者亦必躬治其田備其牲殺器皿衣服以事其祖考所以自盡者如此故也周

霄又以出疆載質爲疑孟子以士之載質比之農夫之載耒耜蓋其所當然者亦猶飲食衣服之不可闕於身也周霄復疑仕如此甚急而何君子之難於仕孟子謂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固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禮行而後可不然謂室家爲急棄禮而不卹其可乎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也若謂仕爲急而不由其道以求之則與

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雖然非獨此也凡一飲食一語默一動靜之際皆當以是體之苟惟見利而忘其義皆鑽穴隙之心也雖然在已者學未成則欲仕其可乎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悅之苟惟所學未至不勝其私假借聖賢之言而欲以輕試是亦鑽穴隙之心而已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

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周禮木工七梓匠輪輿其四也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

於此毁瓦畫墁畫墁也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當戰國之時以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夫豈尊已而自大乎哉亦時義所當然有不得而避也彭更之徒疑傳食以爲泰是以世俗利害貴賤之見覰聖賢也孟子之所以告之者蓋常道耳夫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所謂其道者天理之所

安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之心即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爲士無事而食不可覩更之意亦許行之類與孟子又從而曉之以爲使子而不通功易事則農之餘粟女之餘布無所用之而人之飢寒者亦多矣此固不可行也子而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固得以其技而食於子矣今有賢者而反不得食於子

是子以梓匠輪輿爲有用而尊之以仁義者爲無用而輕之也其辭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玩斯四言也則若人也其爲躬行仁義可知矣更則以爲梓匠輪輿志本在於求食故食之而君子之爲道志非爲食也孟子以爲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在爲國者則當食之也如更之言則是食志而不食功毀瓦畫墁而志以求食則亦將食之矣更至此而其說窮焉夫王者之禄夫人也爲有以賴其

用而可禄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禄之哉如以其志則是率天下而利也觀孟子所以告之者反復曲折辭氣不迫而亦不厭焉亦可窺夫所養之至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爲迂闊遲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爲疑也嗟乎爲是説者是未知王政之所以爲王

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夫葛伯放而不祀而湯使人問之爲其無犧牲也則饋之牛羊又不以祀而又問之爲其無粢盛也則使亳衆爲之耕夫湯奚爲勤勤於葛伯若是哉葢成湯以天下爲已憂者也葛伯之與吾鄰而曠不祀其先湯之所懼也故使問之至於使亳衆爲之耕夫而葛伯殺餉饋之童子則其咈天心而縱人欲也甚矣故湯爲殺是童子也而征之然桀在上而湯專征可乎葢湯於是時當

方伯連率之任諸侯有罪者固得以糾察奉桀之命而征之若文武之於商爲西伯然也四海之内皆知湯非有富天下之心特爲匹夫匹婦復讎耳是以畢起而應之周武之事亦何以異此有攸不爲臣東征言有不臣於商者武王則以紂之命征之也非有他也綏厥士女而已故國人執玄黄之篚願見周王莫不臣附而無二心夫其君子實玄黄以迎君子而小人則持食漿以迎其小人所以樂從如此者以武王

之心在於救民之急而除其害故也曰于湯有光云者言其相發揮云爾以是二君觀之則行王政者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强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為迂闊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强大為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

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咻讙也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莊嶽齊之通衢名也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人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邇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

於此不幸而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試攷方冊所載亡國敗家之主固有天資甚不美者矣然而其間亦豈無庶幾者乎惟其處於衆小人之間淪胥以亡者亦多矣是以善論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小人易狎不幸衆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使一君子而遇衆小人則其決不能以自立也

必矣愚讀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夫長幼卑尊皆衆楚之咻也而望一居州欲以變王之質豈不難哉非惟力不能勝居州有言於前而衆人尼之於後居州且將不能以自立而況敢望有益於王身乎然則爲戴不勝者將如何引一薛居州未足道也必廣引居州之類庶幾君子之道長而可望於王之感悟也雖然薛居州善士也蓋可以輔成君德耳若曰格君之事則非居州之任也有孟子者

而戴不勝獨不能知之乎使孟子之說行則君心可格羣賢畢集而衆楚之咻當如晛之消矣然其遇不遇則天也不勝亦豈得而爲之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公孫丑意孟子之不見諸侯必有義存焉孟子以爲古者不爲臣不見是其義也爲臣謂委質事之也若君臣之分未定諸侯尊德樂義則固當就見之蓋欲見之意當在彼故也至於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而不内則爲已甚蓋繆公屈已就見所謂迫而欲

見也其能聽用與否雖未可知然既以是心至則可以見矣於可以見而不見則亦爲非義矣至於孔子則可謂處之盡其道者陽貨欲使孔子見而知孔子之不可屈惡夫無名也禮大夫有賜於士對使者拜而受賜不得拜使者則往拜於門孔子士也貨大夫也貨饋孔子豚而瞯其亡者欲使之不得拜使者而必將過我也孔子往拜而亦瞯其亡何也既先饋孔子以豚在禮當往拜則爲得而不往然貨之意非誠

篤也故往拜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於此一事亦可以窺聖人一言一動之閒處之至精者矣孟子之意以爲巳所師慕則孔子也曾子謂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言脅肩諂笑之勞甚於盛夏之灌畦者也夫脅肩諂笑強爲此以求悅於人試循思其所萌其趣味之迂回艱窘蓋亦甚矣自君子觀之見其甚勞而小人安行之而不顧也知脅肩諂笑之病于夏畦則亦可以知良心所發之易直者矣子路謂未同而言觀其

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夫中心未同而强與之言雖言也而愧見於色赧赧然其爲自欺葢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以曾子子路之言觀之則君子之所養爲可知矣葢有一毫不慊於中君子不由也若於所不當見而見焉則是勉强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孰謂君子而爲之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

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之説蓋亦知什一之法與夫關市無征之爲善政而暴斂苛征之爲非也雖未能遽復古制然請輕之以待來年在春秋之時不庸愈乎而孟子何拒之嚴也蓋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惟恐弗及蓋其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不

足以自拔而日新故也今盈之既知暴斂苛征之爲非而先王之制在所當法則宜一日不敢安於其所非顧乃欲輕之以待來年是爲私意之所牽繫而不能果也若是者終不能舍其舊而圖新歸於悠悠而已矣故孟子舉攘雞之喻以告之夫月攘一雞論其疏數雖愈於日攘者然其爲攘之則一也曰如知其爲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辭氣凛乎其嚴蓋所以破其牽繫之私也噫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

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
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
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於治國所謂知仁勇之三德
闕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決之可不務
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
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

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之時楊墨之說盛行時人未知其害也孟子獨以爲懼力排而深罪之當時未知孟子之心則以爲好辯而已孟子荅公都子之問首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辭意不迫而意則深矣夫其所以不得而已者天理之不可已者也故夫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皆其不可已而不已者也蓋聖人成天地之化而立人極者也使古無聖

人者出則人之類淪胥而滅絶也久矣故孟子歷舉三聖人之事以見其不可以已者自生民以來治亂迭居方洪水之爲患下民昬墊甚矣堯命禹以治之禹以是爲已任乃導水而除其害使民得平土而居之此在禹之不可得而已者也堯舜既没之後聖道衰微暴君相繼而作不惟民之卹惟已之逸欲是崇使民無以爲安息衣食邪説暴行乘間而起沛澤益盛而禽獸多蓋人者天地之正氣而異類其繁氣也

正氣悴則繁氣盛消長之理然也至於紂之時亂莫甚矣周公出而佐武王以是爲已任討紂伐奄誅其君戮其臣滅國五十驅異類而遠之此在周公之不可得而已者也故書稱文王之謨武王之烈以爲啓佑後人咸以正無缺文武之所以垂於後世者蓋無非天下之正理也迨周之末世王道復微邪說暴行復作夫所謂邪說暴行者其端毫釐之差耳而其流禍不可勝言甚至於子弑父臣弑君皆邪說暴行之

所致也孔子以是爲懼而不得時位以拯斯民則春秋之作其可已乎春秋明天理遏人欲以示萬世有國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則以爲聖人繼天心而立人極有不可以已者不知則以爲專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僭矣微禹則洪水之禍被於四海微周公則戎狄之禍徧於中華微吾夫子則三綱不明五常不敘天下貿貿然日趨於異類之歸矣

三聖人之心一也孟子之時去夫子之世爲未遠而楊墨者出唱其爲我兼愛之說以亂仁義之實孟子以爲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夫爲我兼愛特其見之偏耳而比之遽及於禽獸者何哉蓋爲我則自私自私則賊義而君臣之分遂可廢也兼愛則無本無本則害仁而父子之親遂可夷也人之異乎庶物以其有君臣父子也無父無君則與禽獸有異乎哉公明儀謂庖有肥

肉廏有肥馬不䘏百姓之餓莩爲率獸而食人孟子則以爲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陷民之良心而充塞仁義之途仁義充塞則將至於率獸而食人不獨禽獸食人人人而無相與親愛之道則且將至於相食矣蓋其理必至此也閑先聖之道閑云者立之防閑也距楊墨放淫辭使人心正而邪說不得而干之所謂閑也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兼夷狄云者用夏變夷之意也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僞畢見而討絶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迹故也孟子之所以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者所以承三聖人之心也故復終之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以爲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蓋學者一毫入於楊墨之歸則終身不能以自拔必也卓然自立誓不少屑焉則庶乎其可以自進於聖門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大指也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凡戴蓋禄萬鍾以凡之禄爲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餽其兄生鵞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於陵仲子於其所當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

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當時或稱其亷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以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故孟子極其病之所在而攻之以爲仲子於齊國之士號爲賢於他人者猶巨擘之於衆指也然而烏得謂之亷哉若充其所操必如蚓之爲而後慊於其心耳仲子未能所居之不以室而所食之不以粟也以仲子之所自

處者言之盡亦待伯夷之室而後居伯夷之粟而後食歟使其或出於盜跖之為之也則仲子其可安乎此言充仲子之操其不可行必若是而後已也匡章以為仲子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為可安也孟子因其言而摭其不能充類之實以告之曰夫仲子齊之世家也凡戴蓋祿萬鍾孟子之意以為仲子之家在齊不為不光顯矣仲子苟以為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

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閭斯爲耕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見爲狹陋之思以食粟受鵝爲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爲非徒欲潔身以爲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小廉妨大德私意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爲愈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

爲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爲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孟子說卷三